

# 阮籍咏怀诗讲录



[阮籍咏怀诗讲录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叶嘉莹

出版者:天津教育出版社

出版时间:1997-06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7530926208

作者介绍:

一 作者简介

阮籍（公元210~263），字嗣宗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省）人。

阮籍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建安文学之后正始文学时代的诗人。当时，正处于魏晋之交的时代，社会上有一群文士，他们崇尚老庄的道家思想，厌恶、不拘泥于世俗的俗儒的礼法。他们唾弃名教，以为经学是如此之破碎与支离，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任放、旷达、纵酒，安于放逸、恣睢。从外表来看，这一群文士都是放浪、恣纵、不守礼法的人物，可是，从

他们内心深处来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他们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的放浪、恣纵，是有一份内在的悲哀和痛苦的因素存在的。

中国自东汉后半期以来，历经了“党锢之祸”、“黄巾之乱”，其后，又经过“董卓之乱”，形成了“三国”的分裂局面。曹魏之篡汉、司马氏之篡魏，这种种的战乱、篡夺，使得社会是如此的不安定、不可信赖，时代是这样的黑暗、没有希望。所以，当时许多文士在对现实失望之后，同时，又在现实的种种迫害之中无可逃避，不得已才过着这种放浪、恣睢的生活。像阮籍、刘伶，他们耽溺于饮酒，希望用饮酒来忘怀烦恼，以饮酒来远离灾祸。当时，在这一群文士之中，最出名的是“竹林七贤”。

“竹林七贤”是指怀县（今属河南省）的山涛、向秀、尉氏（属陈留郡，今属河南省）的阮籍、阮咸，县（今属安徽省）的嵇康，沛国（今安徽宿县西北）的刘伶，还有临沂（今山东）的王戎。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山涛和王戎虽然很崇奉老庄的道家学说，但也非常萦心于名位利禄，所以，他们二人的生平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是比较富贵、显达的，而不以文学著称，也没有留下很多很好的作品。向秀、刘伶、阮咸虽然留下一些作品，但不算很多，只有向秀的《思旧赋》、刘伶的《酒德颂》等较为著称。那么，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真正倜傥不群，富有个性，而且在文学上又有较大成就的自然就是嵇康和阮籍了。这两个人的作品风格并不完全相同。阮籍作品的风格是寓意遥深，志气旷逸。前人评他们二人的诗，常说：“嵇诗清峻，阮旨遥深。”意思是说，嵇康的诗清新峻切，阮籍的诗意旨遥远、深微，难以测知。

关于阮籍的诗寄托之深远，是历来批评诗的人所公认的，所以，百世以下难以测其意旨之所在。而且，我们从他

的诗中可以看到，他的志气真是如此之狂放，如此之纵逸。嵇康所表现的是风格清峻，气宇傲岸。阮籍诗表现的则是这样的幽微、深隐，蕴藉深厚，不是明白地写出来的。嵇康的诗作得比较发扬，比较显露，有锋芒，有棱角，才高志逸。阮籍的诗则是“婉曲缱绻”，真是“怨诽而不乱”。如果以诗歌的艺术价值来说，嵇康的诗虽然也写得很好，但是，写得过于直率了，缺乏含蓄，没有蕴藉；阮籍的诗则正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所说，屈原的《离骚》是：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。”虽然有一份哀怨之意，可是写得不是十分地激切，仍然有节制，很含蓄。所以说，阮籍的诗尤其富于蕴藉、沉挚的意趣。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在“正始时代”的作家之中，阮籍的文学成就可称为第一人。

阮籍的父亲阮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他的老师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蔡邕。阮“工于诗文，长于书札”，诗、文和书信写得都很好，曾担任过曹操的记室。阮、阮籍父子二人，可以说是“家学渊源”。

历史上记载，阮籍“容貌瑰杰，志气宏放，傲然独得”，“喜怒不形于色”。说他容貌长得非常俊杰，志气非常奔放，表现的态度是傲然独得。喜怒之情，他可以节制、隐藏在内心，而不形于颜色。为什么他形成了这样的作风呢？因为在他所处的魏晋之交的衰乱之世，不如此含蕴就不足以远祸全身。在阮籍的性格上，一方面他的生活非常放浪，秉赋有豪放的志意，不受一切外在的礼法的拘束；另一方面，他为了能够在衰乱之世委曲求全地保全自己，而在内心非常有节制。我们说阮籍的诗之所以写得这样寓意遥深，他的为人之所以这样喜怒不形于色，正是因为他有着两种相反的情感的缘故。在当时，有些人能够委曲地保全自己，果然

就苟且媚，做了一些在品格上非常卑微的事情；而有一些人不能委曲地保全自己，就一味地豪放，因此而获罪，像嵇康就是如此被杀死的。阮籍是具有他那种放浪的情怀，同时，他也有在乱世之中为保全自己而委曲求全的一份苦心。他的诗之所以写得好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互相矛盾的两重痛苦和悲哀的缘故。

在历史上还记载着阮籍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在他口中不轻易批评人的善恶。当时有一些人故意与阮籍谈话，像当年谗毁嵇康的钟会，也非常忌恨阮籍。钟会当时任司隶校尉，他“数以时事问之”，多次让阮籍对当时政事进行评论，希望从阮籍的口中得到他对当时一些人物的批评作为把柄，然后再给阮籍加上一些罪名，而阮籍绝口不臧否人物，“皆以酣醉获免”，所以，钟会等人无从得到把柄，这也正表现出阮籍委曲求全自我节制的一份苦心。

历史上还记载着阮籍好读书，爱山水，常任意出游，“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返。”他喜欢读书，也喜欢游玩山水。他常常任意地驾上车出游，而不按着一般人所经过的路径而走，而是任意而行，当走到途穷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就恸哭着转回来。对于阮籍的这种行为，我们如果只是从外表来看，就会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。因为每个人走路都是有目的地的，都是要遵循一定的路线的，而阮籍是任意出游，既没有一定目的，又不遵循道路，而且途穷而返。他的这种行为正表现其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悲哀。在他认为，生活在魏晋之世的黑暗、衰乱的时代之中，真是人生日暮途穷，无路可走。所以，他外表的狂放看似不正常的行为，实在只是内心的一份悲苦，一份幻灭的表现，是一种绝望的悲哀无可发泄的表现，因此，他走到穷途后就恸哭而

返。

历史上还记载着阮籍有一次登上了当年刘邦与项羽作战的广武山，当他目睹旧时楚汉相争的作战遗迹时，不禁叹息道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他认为可惜当年没有英雄，使得这两个小小的人物成名而流名千古了。我们说既然阮籍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“喜怒不形于色”，那么他在这里所叹息的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从表面上看，他只是批评当年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和项羽，认为当时没有英雄，使“竖子成名”了，而其实，阮籍是非常含蓄、蕴藉地表现了感慨古今的一份深意，他是在感叹在一个衰乱的时代，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英雄人物能够拯拔、能够救济正处于水火涂炭之中的人民。他对时代危亡的慨叹和失望的悲哀之情，都在这两句话中深深地表现出来了。阮籍还有一次登武牢山，当他站在山顶俯视国家的都城京邑时，于是就写作了一首豪杰诗，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和叹息：“登高望远，今古苍茫。”他想到了时代的危亡，想到了拯救危亡的豪杰之不可得，于是就表现出了一份很深的情意。

阮籍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老庄之学。他曾经作过一篇文章，叫《达庄论》。文章所叙写的是老庄无为的修养精神的可贵。无为是一种消极的哲学思想，是一种衰乱之世的哲学思想，尤其是在阮籍所处的魏晋之交的时代，所以，他特别爱好老庄的学说，《达庄论》就是写这种无为的可贵。当时，有一个叫蒋济的人，官至太尉，他听说阮籍有很杰出的才能，就邀请阮籍到他的手下来做掾属，但阮籍不愿意去，于是他就奏记恳辞，写了一篇表达自己辞职愿望的奏记。然而蒋济大怒。“亲故乃敦勉之而就职，旋谢病归。”以当时蒋济的地位请他出来做掾属，而他不肯去，得罪了蒋

济，这是对他很不利的东西。为此，亲戚、故旧都来敦促、劝勉他去就职，但他就职后不久就推说身体有病而辞职回家了。可见，阮籍真正的思想是不愿意在此乱世事奉这些做官的人物的。然而，阮籍毕竟曾经屡次出仕是为什么呢？前面我们曾分析过，阮籍一方面有非常放浪的志意，对当时的时代非常失望、不满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有一种委曲求全的苦心，能够节制自己。所以，他屡次出仕又屡次辞官，我们从中正可以看到他内心矛盾挣扎的痛苦。后来他又做过尚书郎，“少时，又以病免。”日期也很短，他又以有病为由也辞掉了这个官职。当曹爽辅政的时候，曾经召请阮籍做他的参军，而“籍因以疾辞，屏于田里。”阮籍仍然以他自己有病而努力推辞，回去隐居在自己的田园之中了。当时，曹爽（曹真之子，曹真是曹操的养子）在魏明帝的时候权位极盛，当明帝继位后，他曾经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还曾经录尚书事。可是，曹爽与司马懿意见不和，当魏明帝临崩的时候，魏明帝召曹爽与太尉司马懿两人一同来接受遗诏，让他们共同辅佐齐王芳。当齐王芳继位后，曹爽被封为武安侯。因此，曹爽就非常骄纵，他的饮食，所乘的车子，所穿的衣服，“拟于乘舆”，差不多相当于皇帝的享受了。像曹爽这样一个非常骄纵的人，阮籍当然是不肯事奉他的。当时，司马懿也很有野心，他在忌恨之下后来就把曹爽杀死了。曹爽失败以后，很多人非常佩服阮籍，认为他当时辞去做曹爽的参军一职是非常有远见的。此后，当司马懿为太傅和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做大司马的时候，都曾经请阮籍出来做从事中郎。高贵乡公曹髦（魏文帝之孙）继位后，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当国。司马昭曾任大将军，专擅国政，自为相国。他曾封阮籍做关内侯，又迁徙阮籍做散骑常侍，也曾任阮籍为东平

相。阮籍在任东平相期间，其法令非常清简，政治非常清明。这样看，岂不是阮籍在司马昭当国期间也曾出仕吗？但历史上也记载着阮籍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为婚姻，要阮籍把他的女儿嫁给司马昭的儿子，阮籍知道司马昭的用意后，便常常饮酒，一醉达六十天之久，使司马昭的人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谈及此事。可见，常常沉醉于酒也是阮籍委曲保全自己的方法。所以说，阮籍并非甘心依附权贵，他虽然在司马昭当国期间屡次出仕，也只不过是他在乱世中苟且保全自己的权宜之计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此后，阮籍“闻步兵厨善酿，贮酒有三百斛，乃求为步兵校尉。”他听说步兵厨贮存的好酒有三百斛之多，就要求去做步兵校尉。但时间不长，他又谢病辞归了。故史称他为阮步兵。

前文已经提及过司马昭，此人野心极大，曹髦当时就说：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”可见，司马昭的野心人人都知道。他曾杀了高贵乡公曹髦而立曹奂（曹操的孙子，史称魏元帝，后被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位后废为陈留王）。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的时候，司马昭权力盛极一时，有篡逆的野心。他自称“晋公”，受“九锡”。当时，像郑冲等一些司马昭的党羽，就联名劝进司马昭接受“九锡”。劝进的表文由谁来写呢？郑冲等人便让阮籍来写。阮籍对司马昭的篡逆野心是非常清楚的，怎么能甘心情愿写这样的表文呢？但是，嵇康被杀（景元三年）之事使他心存惧畏。他知道如果拂逆郑冲等人的意思，自己是无法保全的。所以，他不得已就接受了。

阮籍在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中，表面上虽对司马昭表示颂扬，赞美司马昭可以媲美于当年的伊尹周公，齐桓晋文，

可以成为辅佐君主的贤臣。但他在文章结尾的地方仍讽以“支伯”、“许由”，在暗中隐约地露出了讽喻的深意。他说：“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，登箕山而揖许由。”意思是说，当你辅佐国家功成业就之后，就可以到沧洲那里去见支伯，可以到箕山那里去见许由。支伯、许由是怎样的人呢？支伯和许由是古代的两个高士。《庄子》记载，舜要让天下给支伯，支伯不肯接受；尧让天下给许由，许由也不肯接受。所以说支伯和许由是尧舜让天下给他们，而他们不肯接受的人。阮籍在文章的结尾用此典故讽喻的深意是，希望司马昭不要有取天下的篡逆野心。如果能够在功成业就之后就放下这份功业，消除篡逆的野心而高隐起来，那才能真正证明你品格上的完美和高洁。可以说阮籍在此文中真是极尽含蓄之能事了，表现出他是在一种矛盾与被迫的痛苦之中写出来的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篇表文写得是非常清壮的。就是在这一年，即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的冬天，阮籍死去了，享年五十四岁。

关于阮籍的为人，历史上记载说，他“内心淳至，以孝称，而疏于礼法。”虽然他外表的行动很放浪，而真正内在的品性是非常淳厚、非常笃挚的，并且以孝顺著称。有一天，阮籍正和一位朋友下棋。这时，有人把他母亲死了的消息告诉他，他的朋友想要停止下棋，但他却对下棋的朋友说，请终此局。在一般人看来，母亲死了还要下完这盘棋似乎是很不孝顺的。可是，阮籍不在乎外表的虚伪的礼法，其实，他内心是极其悲哀的。下完这盘棋后，他就放声一恸，呕血数斗，而且“哀毁骨立，杖而后起”，这不是表面的哀毁，而是内心的极度哀毁。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，当中书令裴楷来吊祭阮籍母亲之丧时，阮籍散发箕踞，醉而直视。他就

披散着头发，很没有礼貌地箕踞而坐，而且喝醉了酒，两只眼睛一直向前看，既不给裴楷答礼，也不哀哭。裴楷仍然尽他的吊丧之礼。当时有人问裴楷，既然阮籍没有给你答礼，你为什么还尽丧祭之礼呢？裴楷回答说，阮籍那样的人物是礼法以外的，他可以像他那样行事；我们是一般的寻常人，是在礼法以内的，是应该遵守礼法的。此外，阮籍疏于礼法，他遇俗士则白眼沉默，遇知己就以青眼相对。历史上记载说，嵇康的哥哥来见阮籍，他就以白眼相对；嵇康自己来见阮籍，他就青眼相对。

阮籍所处的魏晋之交的时代，天下纷纭，权奸与亲贵之间互相交讧，政情异常混乱。如果在行动举止上偶不小心，马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当时的名士，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自己的，不是同流合污，就是遭遇到杀身之祸。于是，阮籍就“脱略世事，寄情曲蘖”，“发言玄远，口不臧否人物”，为韬晦自保之计。他为了摆脱世俗的尘事，而寄情于饮酒酣醉。他说话非常玄妙、非常深远，让人莫测高深。在他口中不轻易批评当时人物的善恶，他要韬光养晦，自我保全。在魏晋之交的诸多名士中，像山涛、王戎等人就都出来仕宦了，而且官还作得很高；像刘伶就放浪终身；而嵇康则因为个性的激切，就被谗毁致死了；阮籍既不肯做那种依附权贵、苟且谋求名利的行事，又想在乱世之中委曲地保全自己，所以，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他是内心最为矛盾、最为痛苦一个人。因此，他常常“夜阑酒醒，难去忧畏，逶迤伴食，内惭神明。耿介与求生矛盾，旷达与良知互争，悲凉郁结，莫可告喻。对天咄咄，发为诗文”了。他处在矛盾与悲哀的感情之中，当夜深酒醒之后，对时代的忧思、对生死的畏惧，真是难以驱除。如果委曲求全地得到一官半职的利禄，心里非常

惭愧，真是内惭神明，自己耿介的性格与求生的苦心相互矛盾。老庄哲学的旷达与他良知上所忍受的悲苦互争，内心真是“悲凉郁结”，而这种痛苦又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，所以，对天“咄咄”，感慨、叹息，咄咄书空，把零乱、悲苦的内心感情用诗文表现出来。

阮籍曾经写过一篇《大人先生传》，这是一篇讽世的文章。文章说：世之所谓君子“唯法是修，唯礼是克。手执璧，足履绳墨。行欲为目前检，言欲为无穷则。少称乡闾，长闻邦国。上欲图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”阮籍以为世界上所谓的君子在外表上表现得守法、守礼，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一点利禄，他们果真内心对礼法是如此信仰，如此有感情吗？不是的。他们只是要博得外表的虚伪的名声。他们手持璧（做官的人所拿的玉器），走路脚步、行为都要合乎法度，要合乎礼法的检点，言语要留下后世无穷的准则。少年时就要在乡党之中得到美好的称誉，年长之后，要在邻国之中得到美好的声名。他们为的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为了富贵利禄而已。所以，向上说他们所图的是三公的地位，就是降一等，也希望不失九州牧的官职。真是一群营营琐琐追求利禄的人。他在文章中又说：“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之中乎！逃于深缝，匿乎坏絮，自以为吉宅也。行不敢离缝际，动不敢出裆，自以为得绳墨也。……然炎丘火流，焦邑灭都，群虱死于中而不能出。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，亦何异夫虱之处中乎？”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人就像虱子隐藏在深深的子缝隙之中，隐藏在破烂的棉絮之中，还自以为所找到的是最好的地方。走一步不敢离开子的缝隙，动一动也不敢离开挥裆，自己还以为守的是礼法呢！可是，当大地似流火一样地炎热起来，各地城邑被烧得炎热的

时候，这群虱子就死在挥袂中而不能逃出去。所以，那些追求富贵利禄的人，他们生存在这个天地之内，一旦有一天真的遇到篡弑危亡的时候，就跟隐藏在衣之中苟且求得一时保全的虱子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们是无法躲藏的。“盖悲于学绝道丧，礼法为权奸所玩弄，而俗士则依附以求全，固有所激而云然也。”他是悲哀当时的人一切理想都灭绝了，一切美好的道德都丧失了，而当时的礼法都成了权奸的玩物了。像当年魏文帝之篡汉，后来司马炎之篡魏，他们外表上讲的都是假借禅让的美名，而世俗的俗人还要依附于这些权奸，求得苟且的保全，真是像虱子处于中一样。我们从中可见阮籍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。

关于阮籍的著作，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记载，曹魏步兵校尉阮籍集有十卷，《旧唐书》经籍志、《新唐书》艺文志各著录有阮籍集五卷。其实，他原来的集子很早就散佚了。严可均编辑的《全晋文》有阮籍的文章3卷（卷四十四至四十六），共20篇（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）。明朝张溥编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也收录有《阮步兵集》。还有冯（惟讷）氏的《诗纪》，辑存有阮籍的诗87首。丁福保编辑的《全三国诗》卷五里也有阮籍的诗。

阮籍的诗流传至今共有87首，其中有85首都题名“咏怀”。在这85首诗之中，有两种不同的体式，其中82首是五言的咏怀诗，另外有3首是四言的咏怀诗。此外，还著录有“短歌”两篇。这些诗均收在近人黄节先生所编著的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（民国十五年北平排印本）。

关于阮籍的生平事迹，见于《晋书》卷四十九“阮籍本传”，还有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一，附在“王粲传”之中。

目录: 目录

一 作者简介  
二 咏怀诗概说  
三 诗歌赏析  
其 一 夜中不能寐  
其 二 二妃游江滨  
其 三 嘉树下成阴  
其 四 昔日繁华子  
其 五 天马出西北  
其 六 登高临四野  
其 七 开秋兆凉气  
其 八 平生少年时  
其 九 昔闻东陵瓜  
其 十 步出上东门  
其 十一 昔年十四五  
其 十二 徘徊蓬池上  
其 十三 炎暑惟兹夏  
其 十四 灼灼西陂日  
其 十五 独坐空堂上  
其 十六 北里多奇舞  
其 十七 湛湛长江水  
• • • • • [\(收起\)](#)

[阮籍咏怀诗讲录\\_下载链接1](#)

## 标签

文化

纯音乐

电子

电台

爵士

流行

民谣

欧美

## 评论

私以为只能算上叶先生著书中的下品

-----  
阮籍大赞。/叶嘉莹的讲法，是课堂讲法，材料多，听着会好些，看着啰嗦。

-----  
因为《世说新语》，一直很多了解阮籍和嵇康。这专门讲阮籍诗歌的蛮好的。

-----  
[阮籍咏怀诗讲录\\_下载链接1](#)

## 书评

在我的印象中，“魏晋风度”与“盛唐气象”一样，是文学史上令人无限追怀的一段辉煌。由于疏懒的缘故，江山易主频繁的年代我都回避，于是，魏晋之交文学觉醒的重要时期，充满传奇色彩的“竹林七贤”里，除了嵇康和他的《广陵散》以及酒仙刘伶，最耳熟的只有阮籍，而且只记住了...

-----  
想要了解阮籍诗的可以一看。  
前两篇系统地介绍阮籍的身世、所处时代背景，气节品格和诗歌风格，后部分是对阮籍十八首咏怀诗的品析和鉴赏。基本上每首诗都是采用三个方法：字义解释，以诗解诗和注解对比。字义解释帮助读者了解诗歌大义，同时还详细地介绍诗中的用典。以诗解诗则...

-----  
叶老师对阮籍这十来首咏怀诗的评价大概以“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”就可以概括了。

区别于同一系列的《说诗讲稿》与《好诗共欣赏》，《说阮籍咏怀诗》将目光聚焦于魏晋名士阮籍的身上。个人对于阮籍了解很浅，最近是基于北溟鱼的新书才展开了对于这本书的阅读，因此脑内对...

-----  
这是叶嘉莹老师的书里，唯一一本我读到一半弃之一旁的。  
总觉得老师讲阮籍，不如汉魏，也不如唐时。  
没有那种掩不住的情感流露，反而有种规矩的流程化感。  
当然，也有可能不是叶老师不爱阮籍，而只是我不爱阮籍罢了。  
魏晋之际的文化，是一袭华装，美在皮相，烂在骨髓。那个...

-----  
[阮籍咏怀诗讲录\\_下载链接1](#)